

这不仅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烧脑小说，更是一部解读人性的绝望与希望之书

谜团 · 诡计 · 推理 × 人性 · 善恶 · 情仇

涂鸦

G 金鹏 著
Graffiti

台海出版社

涂鸦

G 金鹏 著
Graffiti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涂鸦 / 金鹏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8. 4

ISBN 978 - 7 - 5168 - 1792 - 6

I. ①涂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3372 号

涂 鸦

著 者: 金 鹏

责任编辑: 阴 鹏 曹文静

装帧设计: 贾子墨

版式设计: 天下书装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 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8 - 1792 - 6
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第一节 盛夏	/ 001
第二节 怀疑	/ 008
第三节 调查	/ 015
第四节 肖雪	/ 022
第五节 纷争	/ 036
第六节 王波	/ 056
第七节 欧阳靖	/ 065
第八节 午饭	/ 076
第九节 脆弱	/ 087
第十节 雨	/ 106
第十一节 错乱	/ 111
第十二节 背叛	/ 128
第十三节 离职	/ 145
第十四节 围巾	/ 160

第十五节	昏暗	/ 173
第十六节	肖军（一）	/ 186
第十七节	肖军（二）	/ 196
第十八节	肖军（三）	/ 202
第十九节	冷	/ 212
第二十节	银	/ 219
第二十一节	天台	/ 224
第二十二节	登场	/ 232
第二十三节	真相（一）	/ 239
第二十四节	真相（二）	/ 246
第二十五节	真相（三）	/ 253
第二十六节	尾声	/ 264

第一节

盛 夏

2017 年 7 月 11 日（星期二）

肖雪是这座城市千万上班族中的一员，穿着不起眼的休闲装，形态湮没在清晨的人流中，直到走出公交车站，她的存在才清晰起来。

一千万人是什么概念？肖雪曾试图把这个问题具象化，她假设自己从事一份认识一千万人的工作，每天工作八小时，每五分钟结识一位陌生人，减去节假日，这份工作需要四百年来完成。

人们说这座城市很大，肖雪觉得城市的面积、财富只是看得到的事物，更加庞大的是我们无法看到的城市包裹着的这些灵魂，它们远远超越了单独个体的理解力，以至于人们习惯寻找人类的共性，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每一个细微的差别。

夏日的早晨并不清爽，空气中有股潮湿的气息，气压也低，仿佛肺部压着一块“玻璃板”，使人想要冲破什么。天气预报说有雷雨，现在天色还好，寻不到风的踪迹。可肖雪清楚这个时节的天气，瞬息万变。

肖雪在一家咨询公司做分析师，收入普通，没有炫耀的资本，也不感到窘迫，与许多单身青年一样，这些年肖雪把全部心力扑在工作上。

她的长发和眼睛的颜色比常人略黑一些；她神情淡然似凝结着冰一

般的静谧，目光有格外的分量，映衬着白皙的肌肤，倒与“雪”字十分贴切。

肖雪所在的名普咨询公司在—座老建筑内，这栋写字楼高十二层，分为东座与西座两部分，名普位于东座。写字楼两侧是居民区，这条街生活气息浓郁，杂乱胜过匆忙。

东座的底商是—排主要为附近居民服务的小饭馆。肖雪下车的车站正好位于东西座之间，她沿便道向东座的正门走去，依次经过刀削面馆、陕西菜馆、湘菜馆以及—间小卖部，肖雪的反方向，是大厦西座，西座底商有—间邮政局及—间美容 SPA 生活馆。

肖雪思绪不宁，昨晚白斌没有接她的电话，不知道原因，肖雪也—拨了—次，她最终决定今天找个合适的时机与他面谈。肖雪担心白斌的心智并未成熟到坦然接受—个双方皆有牺牲却不—存在胜者的结局。

与胜利相比，也许避免更大的悲剧才是历史与生活的常态。

早上 8 点 40 分。

肖雪来到公司楼下。大厅的电梯有些年头，灰沉沉的，有几个按键的表面被磨得模糊，这种封闭的空间时常让肖雪联想到恐怖片中的场景。电梯里就—有肖雪—个人，公司在八层，门即将打开时，肖雪听到—声女性凄厉的尖叫声。

肖雪愣了大概两秒钟，电梯门阻挡了叫声的强度，却强化了未知带来的恐惧，—阵微微的心悸后她便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。电梯门无声地打开，叫声所残留的非人间的气息飘散在空气里，它涌进电梯，把空间连为—个整体。大概有人会因这种气氛腿软，肖雪没有，反而像是被什么吸引似的移动了。

转过电梯间，两位女同事—下闯入肖雪视野，她们相互搀扶着从公司里蹒跚着向外走，其中行政主管王兰脸色惨白，走路的动作很不自然，看表情她大概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气力，另—位则流泪不止。

肖雪迎上去，流泪的同事看到肖雪，求助似的对她说：“白……白斌……白总，死了！”

夏季的雷雨很突然，它在雨云与雷鸣后出现，突然却强大。

肖雪坐在大厦门口的台阶上，雨珠从她眼前掉落，不知疲倦。肖雪羡慕雨的活力，它们千千万万，改变了世界本来的样子，使所有人被迫顺从它们的格调。

白斌确实死了。

第一位发现者是肖雪的同事，时间是早上 8 点 40 分，地点在大办公区，晚到一些的肖雪闯进了现场。

那时现场一片混乱，第一发现者因过度惊吓被送往了医院，有几个人当场吐了出来。肖雪呆站在原地，不断有人从她身后挤进来，冷静下来的男同事打电话报警并接受警方的指示。

肖雪看到白斌仰坐在王兰的工位上，一片精美的金黄色三叶飞轮插在咽喉里，那飞轮属于白斌最喜欢的榨汁机，榨汁机是白斌花大价钱淘来的机械工艺品。

白斌流了很多血，白色衬衫的一部分变成黑褐色，这黑褐色分出层次，肖雪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还有些血溅射到了桌面以及别处，现场恐怖。

榨汁机在距白斌一米半左右的工作台上，外壁破碎，碎片到处都是，榨汁机里应该有橙子类的水果，水果汁液溅射成圆形；白斌的手边有他的杯子；白斌的右手搭在办公桌的桌沿，手里捏着手机，手机的一部分与桌面接触，溅到手机上的血与桌面相连，看起来已经干了，但在接触点的位置有微小的错位与磨痕。

随后警察封锁了现场，经过警方的简单询问，公司员工大多放假，肖雪已约好客户讨论报告，便留在公司门口等他们来。

这时有人从台阶上有条不紊地走了下来，肖雪没回头，但她从对方脚步的节奏中感受到了压力。这人在她身侧停下，坐了下来，肖雪看向

他，身形微胖的中年男性，穿白色短袖衬衫，头发浓密。

他用略显干涩的音色自我介绍：“马国强，刑警队长，您是死者的同事肖雪？”

肖雪安静地点头。

马国强不慌不忙，动作比常人慢好几拍，他掏出一支烟向肖雪示意：“可以吗？”

肖雪没说话，眼神直直地看着雨，马国强以为对方反对，收起烟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女儿和你一样，也不让我在她面前抽烟。”

肖雪转过头看看他，小声问：“能给我一支吗？”

马国强粗大的手把烟盒递过来，肖雪抽出一支夹在两指间，手却颤抖起来，用另一只手扶，没起到作用。看到这些，马国强默然把烟盒收了回去，可并未帮她点燃。

“场面确实可怕。”只听语气，不像在说可怕的事。

他继续说：“看起来像是事故，但很不巧，你们大楼电力改造，这段时间监视器没开，我们还要调附近街区的监视画面研究一下。”

肖雪暗自吃惊，警方可以对她说案件细节吗？但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

“我的同事已经问过你一些问题，关于死者你还有什么情况想对我说？什么都行。”

肖雪想了想，摇摇头。

“好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想起什么请联系我。”

肖雪接过名片点点头，又把那支烟递还给马国强，此时肖雪的手很稳，抖动消失了。

马国强站起身返回大厦。

“有什么收获？”

马国强对等在门口的刑警小刘摇摇头，“什么都没说。可以理解，这样的个人隐私谁都不会轻易说出来。”

“我觉得她那几个同事并不靠谱，也许只是以讹传讹的八卦，美女嘛，是非多。”

马国强斜了他一眼，“评价不低，对她有意思？”

小刘傻笑了两声，算是回答。

马国强意味深长地说了句：“这女孩儿可不简单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摸不清她的想法，与普通人相比她少了一些东西……名普公司的‘背调’你拿到了吗？肖雪的。”

小刘从抱着的一摞文件里抽出一张递给马国强，“拿到了。”

马国强接过来低头看着，小刘在旁边不停嘴，“您现在说话越来越玄，比别人少了什么？少了什么为什么会不简单？我们说‘不简单’指的不是复杂吗？”

看马国强没回答，他又说：“我个人倾向于意外，现场没有明显的疑点……”

纸上只有肖雪的基本信息：

1984年12月23日出生；出生地：本市；性别：女；婚姻：未婚；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研究生，硕士；外语：英语；第二外语：法语；略通外语：西班牙语、波斯语、日语……

现住址：老榆树胡同43号院；籍贯：本市；入职时间：2011年2月；工作背景：无。

马国强嘟囔了一句：“学历不低，智库的分析师，不好对付。”

他抬起头看看小刘，“意外……说是意外，太巧，说不是，依然太巧。嗯——你问肖雪少了什么，我也说不好，我能感到她内心的恐惧，但在与我的接触中肖雪把自己的情绪全部隐藏起来，她的安静既使我生畏，又让我怜悯……”

肖雪坐在后院的小竹椅上，心里面乱作一团。后院在邻居张姨房子后面，它只是狭长的一条，依着别人的墙，张姨种了片花圃。

牵牛花没有谢。

牵牛花总在早上开放，中午过后渐渐丧失生机，这类花在日本被称为“朝颜”。雨下了一上午，生在屋檐下的这片牵牛花直到现在仍然开放，有红色、蓝色，以及红蓝的交集紫色。

人们喜爱牵牛花是为了什么呢？爱它的矜持吗？可怜它的脆弱，珍惜它仅仅属于清晨的妩媚身影；或者爱它的繁盛，它们大大小小地盛开，宛如乐章高潮的音符般斗艳争妍。现在这些花，既失去了朝颜的骄傲，也没了繁盛，只有勉强支撑着的憔悴。也许人们喜欢这憔悴，繁盛之后的憔悴，它让人心碎。

白斌就像一枝牵牛花。他如同牵牛花般繁盛，他的成功几乎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，同时他也有“憔悴”的一面，在董事会、客户面前，他出卖自己的尊严，白斌与肖雪在本质上没有区别，地位如同障眼法，同一时代的人存在着惊人的共性，他们都是支撑到傍晚的牵牛花。而那片飞轮仿佛打进了肖雪的咽喉，它力量强悍，语言与行动在一瞬丧失，可思想还在，它飞转着，不是回忆而是期想、绝望、无法置信。窒息、断裂、不能挽回的伤害、毁灭，它们停留在咽喉之上，切断了时间，切断了人生，以及所有努力。

肖雪想起了自己打给白斌的那通无人接听的电话，难道那时……

“过线了、过线了……”肖雪在心里不断重复这句话，这是她用来平复情绪的方法，用机械性的重复制造无意识，试图通过无意识清空自己无法控制的强烈的紧张感。

“过线了……”下意识地，肖雪说出了口。

“踩过什么线？”

肖雪吓得站了起来，才发现站在她身侧的张姨也被她的举动吓得退了一步，张姨一脸吃惊，可能觉得肖雪发疯了。张姨是肖雪的邻居，那种被称为“市井”的人，她只关注柴米油盐，所谓世界也许就是他们

的院子。

肖雪忙解释：“啊——我在……我在想公司项目。”

张姨笑了，“你这一惊一乍的，吓我一跳。我搞不清楚你们老说的项目是什么，踩线也是什么项目吗？”

“是——嗯——社会常有这样的情况，有人做了一点儿出格的事儿却引起对方难以想象的过激反应。”

张姨开始整理花圃，她恍然道：“对对对，有道理，新闻老是这些，叫激情犯罪是吧？你这个项目好，和谐社会。”

张姨的理解与肖雪想要表达的内容并不一致，但这并不重要，肖雪一直认为，人和人的交流并不需要真明白，只要看似明白就够了。

第二节

怀 疑

昨天下过雨天气凉爽了许多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欧阳靖大概忍不下去了。她看了看走在前面那两人的背影，确定他们看不到自己，便微微蹙了下眉头。“为什么要乘公交车？我们有三个人，叫一辆车很划算，清爽、安静又快捷。”欧阳靖这样想着，她不明白人为什么要难为自己，活着就该按照最好的方式去生活。

虽然这样想，可是不敢说出来。王波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大概怕她跟不上，欧阳靖马上清空了刚刚的表情迎上一个温暖的笑容，快走两步来到王波身侧。

王波是个清瘦的男孩儿，轮廓分明的脸有些书卷气，他来自江西的一座小镇，虽然家庭不富裕，但是书香世家。王波是重点大学的研究生，与毕业于二流大学的欧阳靖不属于同一个世界。也许正是因为不同，才会产生难以抵御的吸引力。

所以，虽然内心里觉得那两个人落伍、顽固不化又爱装，可她不会说出来，自己喜欢的男人爱装又怎么样？也许他们两个仅仅是单纯而已，特别是肖雪，她是个情商超低的人，在生活中是个十足的傻瓜。

公司还被警方封锁着，欧阳靖、王波、肖雪组成的项目组到市郊拜访客户，业务结束后三人结伴回家。

公交车内一片嘈杂，来自外面的噪音更甚，肖雪的声音不大，有些柔软，欧阳靖听起来很吃力，人如果一直处于这种环境一定会削减寿

命，欧阳靖本想抓住上面的扶杆，但想到卫生方面的问题却缩了缩手。虽然她生长于市井中，但没什么好羞愧的，这不叫背叛，只是一种成长，只是对生活有了更多的要求。

“……你可以为客户罗列的事实很多，我认为众多事实中存在一个突破点——自卫权。史官与宫廷作家的记述辉煌，但我没找到一件有关自卫的案件，有意思的是——根本无人察觉到这点。这正是此帝国高明之处，他们懂得在意识形态的战争里，争的不是逻辑而是逻辑方式，无所谓真实与虚幻，存在就是胜利，而逻辑方式正是他们赖以存在的房子与城堡。”

肖雪是他们项目的组长，她握着扶手凝视窗外，说话的态度很怪，冷淡、认真。她总是那么遥远、那么高冷，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也不知道什么才能打动她。她说的这些听起来高深、美妙，但有些概念欧阳靖搞不清楚，刚要询问，王波说话了。

“你说的这点我从没想过，很特别……我回去查证一下，复原此帝国的文化，重建他们的逻辑方式会很有帮助，也很有意思，不但能增加看点，也会让客户的剧本更有新意。”王波的语气淡淡的，但能感觉出他特别投入。

肖雪点了点头，欧阳靖心中的光却暗淡了一些，她没办法加入两人的谈话，不开口才是最好的，只要说话就会落在下风，欧阳靖一点儿都不傻，她十分清楚这点。

欧阳靖敬佩肖雪。肖雪是公司的前辈，与白斌一样是公司创立时的老人，所以大家都觉得她与白斌有种特殊关系。肖雪业务能力极强，为人低调，但她性格古怪，与所有人保持着距离，常常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后来欧阳靖了解到肖雪生于单亲家庭，母亲在肖雪两岁时抛弃家庭去了美国，肖雪由父亲一个人抚养长大。

知道这件事后欧阳靖对肖雪产生了亲近感，直到王波的出现。王波对肖雪有特殊感情，欧阳靖看得出来。

这时，肖雪侧过头对王波说道：“白斌……对他的死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欧阳靖心头一紧，肖雪很少和他们说工作以外的事情，她现在竟然忽略了欧阳靖直接问王波这个问题。

为什么？因为肖雪看不起我，觉得王波才值得依靠？欧阳靖心里这样想着，她几乎是不受控制地生硬地插话道：“我们不要谈这件不幸的事好吗？”

她发现肖雪还看着王波，再次自然地无视了自己，而那眼神是欧阳靖从未见过的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感性。

时间在胡同里四分五裂地躺着，沾满尘埃。走在时间之中，显得孤独，太短暂的生命不被它们所容，被排斥，成为过客，可是即便是这些尘埃也只不过是更漫长时间里的过客。

安静很可恶，它让人太清醒，清醒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条死胡同。

肖雪的家就在死胡同的顶端，“吱呀”一声推开院门，这声音仿佛把什么生生给卷了起来。

张姨坐在院子里择菜——豌豆。

肖雪知道剥豌豆是一件蛮辛苦的工作，剥下豆子，去掉硬皮，扯掉内侧的两条筋，这样的豆荚才能使用。有一点残留，都会影响口感。

肖雪记不清昨天她是怎么进院子的，邻居是不是也在择菜？当时她的心完全乱了，听不见声音也看不到人，可能做了没有礼貌的事情。

肖雪主动打招呼，“张姨。”

“回来了。”张姨抬头看看肖雪有的没的回了一句。

张姨不会介意，她一直住在院子里，见识过肖雪的各种无礼。但肖雪能做的只有这些，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歉意。

抬起头是院子里那棵大枣树，有些地方茂盛，有些地方秃了，年纪太大，总有些不健康的部分。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蝉鸣，不是这里，大概是胡同拐角那几棵杨树。

肖雪与父亲的房子只有一大间，在这座城里算混得很不好。还好母

亲出走，家里也没什么亲戚，没人笑话就是了。房子被隔出两小间做卧室，每间大概七平方米，其他便是公共部分，父亲的工作台、沙发、电视、餐桌、冰箱、书架，形成三个不同功能的区域，总共三十平方米的老屋倒也被他们安排得挺好。

肖军蜷缩在他的工作台前，专心调理电器部件，他从电视机厂内退后，便在家里做事，为街坊修理电器。

父亲是个低调、随性的人，似乎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致。他抬起头询问：“你昨天怎么了？”这时肖雪已换好衣服，走到外屋系围裙。

肖雪知道她昨天很不正常，回到家什么也没说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。

“嗯，有点儿事。爸，吃完饭陪我走走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
“好。”

肖雪低头整理围裙时问：“今天吃茄子吧？前几天买的那个要坏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肖雪抬起头又问：“蒸还是烧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肖雪推开屋门说：“烧吧，你爱吃烧的。”

厨房是屋外私搭的简易房，一部分是灶台与工作台，另一部分储藏食物，冬天这里可以当作冰箱使用，但是储藏肉食就要小心，会被黄鼠狼叼走。

肖雪削着茄子皮，有点儿心不在焉，手指感到一凉，血珠渗了出来。

吃过晚饭，父亲肖军如约陪肖雪出来，肖雪看看他的侧脸，和往常一样坚实。

下过雨的街道清爽，散步的人不少，肖雪自小便有种不完整的自觉，与父亲在一起时格外安心，好像自己也变得完整了一些。

“手指疼吗？”

肖雪看了看手上的创可贴，随后把它撕了，“没事了。”

“你这样会得破伤风。”

“我觉得让伤口接触空气好得快一些。”

肖军没说话。

肖雪看着前面，一边漫步，一边自然地说道：“昨天，我们公司的白总死了。”

肖军愣了一下，“你说谁死了？”

肖雪仍然看着街道，“白斌，就是我经常提起的那个人。”

“你们老总？”

肖雪点点头。

“他得了什么病？”

肖雪看了看父亲，“不是病死的，他死在办公室，被一片金属飞轮刺中喉咙。”

“你看到那场面了？”

肖雪淡淡地说：“看到了。”

“所以你昨天那个样子，也难怪，出了这种意外。”

肖雪没接话，两人沉默着走出一段距离，她深吸了一口气说：“这不是意外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肖雪看到父亲的脸色有些变化，“你还记得吗？我以前说过‘白斌死了就好了’。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，这时候可不能说这种话。”

肖雪不为所动，“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，如果他死了，我能轻松不少。”

父亲盯着她，可能想说什么。

肖雪继续说：“我知道这话题很沉重，但我不得不说，也许警方还不清楚，但我知道这是起谋杀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比警方更清楚白总死于谋杀？”

肖雪坚定地说：“对。白斌手边有只杯子，那是他的杯子没错，杯子一套有两只，它们不一样，很少有人能分辨。图案中的荷兰风车一只向左旋，另一只向右旋。白斌开始只用那只向左旋的杯子喝白水，买了榨汁机后便拿出右旋的杯子喝果汁，他从来不会弄错，应该说他绝不会